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巴黎圣母院(上)

〔法〕维克多·雨果◎著
李玉民◎译

Notre-Dame de Paris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巴黎圣母院(上)

〔法〕维克多·雨果◎著
李玉民◎译

Notre-Dame de Pari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雨果著; 李玉民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682-0921-2

I. ①巴… II. ①雨…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5684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39.75

字 数 / 489千字

版 次 /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72.00元(全2册)

责任编辑 / 王俊洁

文案编辑 / 王俊洁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序

并立的两座丰碑

雨果被誉为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等等，然而，哪一种头衔，都不足以涵盖雨果的整体。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种来，我倒认为思考者（思想家）或许更为妥当。

雨果不是一位创建学说的思想家，而是人类命运的思考者。

雨果的诗文，一字一句、一段一章，无不浸透了思考。而千种万种的思考，最深沉、最宏大、最波澜壮阔的，要算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思考人类的命运，主要体现在他创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的过程，换言之，这三部长篇小说正是他思考人类命运的

记录。

雨果由《巴黎圣母院》（1831）开宗明义，继由《悲惨世界》（1845—1861）淋漓演绎，终以《海上劳工》（1866）重彩结幕，历时三十余年，才算完成“人类命运三部曲”。

完成这三部曲，这三大部杰作，雨果就无愧于人类命运思考者的称号了。

三部曲分别从宗教、社会、自然三个角度来演绎沉重地压在人类头上的三重命运，即有史以来人类所承受的教理（迷信）的命数、法律（偏见）的命数、自然（事物）的命数。

宗教、社会、自然，这三种主要的异己力量，是人类既所需又要与之抗争的对象，因而也就成为“人生的神秘苦难”的根源。

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考者，探根溯源，从深层意义上表现了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史中，与宗教、法律、自然所产生的矛盾这种永恒性的主题。因此，构成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也就成为世界文库的不朽杰作。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部杰作，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但是，《悲惨世界》从酝酿到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而《巴黎圣母院》的创作虽小有波折，时逢七月革命，小说的研究材料和笔记全部散失，但雨果只用了五个月时间便一气呵成，显示出了他的天才与勤奋。

雨果以其浪漫主义诗人的才情和文学创新者的胸怀，偏爱宏伟和壮丽，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两者自然一拍即合。雨果打算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历史小说，一开始酝酿，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中心，讲述一段奇异的故事。

在雨果的笔下，巴黎圣母院绝不是一个完备的、定型并能归类的建

筑。它不再是罗曼式的，但也不是哥特式教堂，它成为集万形于一身的神奇之体，成为令人景仰的科学和艺术的丰碑。1831年，《巴黎圣母院》一经出版，即成为文学的丰碑了。于是，这座大教堂和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了一起，两座丰碑并肩而立，再也分不开了。

有了这部小说，巴黎圣母院在城心岛上亭亭玉立，仪态万方，不仅多了几分风采，还增添了一颗灵魂。

笔者在欧洲参观过数十座大教堂，都各具风采，有的甚至比巴黎圣母院还要宏伟高大、华丽美观，但只能作为建筑艺术来欣赏。唯独见到巴黎圣母院时，哪怕只是从它的广场走过，哪怕只是远远望见它的雄姿丽影，笔者也不免怦然心动，有种异样的感觉，脑海里会浮现出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

吉卜赛姑娘爱丝美拉达一身白衣裙，在月光下和小山羊散步，敲钟人卡希魔多则远远地欣赏这美妙的一对。另外还有一双目光在追随着姑娘，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的，淫荡而凶狠，那是密修室里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正在窥视。教堂前的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骑卫队长浮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贵族小姐致敬……

广场上一片火光，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丝美拉达开始攻打圣母院。可是，卡希魔多不知是友，误以为敌，独自挺身出来保卫吉卜赛姑娘，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还熔化了铅水倾倒下来。在熊熊的火光中，廊柱的石雕恶兽魔怪似乎全活了，纷纷助战……

以这大教堂为中心舞台，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变幻莫测的场面，它们演绎着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词“命运”，并将所有这些人物锁到命运的铁链上。圣母院也好像有了灵魂，有了生命，以天神巨人的身躯，投入人世间这场大混战。

中世纪宗教的黑暗统治，正是锁住人的命运的铁链，而人同教会势力、同狭隘思想相抗争，便酿成了各种各样的悲剧。这些悲剧组成的十五世纪巴黎的社会画面，通过雨果的天才想象和创作，从湮没的久远年代，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了出来。

雨果早在二十一岁时就讲过：“在瓦尔特·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这种小说既是戏剧，又是史诗；既风景如画，又诗意盎然；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既逼真，又壮丽；它把瓦尔特·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几年后便由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实现了。

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巴黎圣母院》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

这部小说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塑造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那么独特，都具有十五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都可以用“奇异”两个字来概括。推选丑大王的狂欢节、奇迹宫丐帮的夜生活、落魄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敲钟人飞身救美女、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卡希魔多的复仇与殉情，这些场面虽不如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但是同样奇异，同样惊心动魄，甚至催人泪下。

书中的人物虽然生活在十五世纪，但一个个至今都栩栩如生：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残疾丑陋却心地善良的卡希魔多、人面兽心又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十分奇异，却又像史诗中的人物，比真人实事更鲜明，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

不过，书中最奇异的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圣母院。她既衰老又年轻，既突兀又神秘；她是卡希魔多的摇篮和母亲，又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

穴；她是爱丝美拉达的避难所，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又是蹂躏万众命运的宫殿。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总与芸芸众生息息相关……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的命运。巴黎圣母院的名气远远超过其他教堂，这大半功劳应当归于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许多游客都是读过小说，或者通过不同途径知道这个故事，才慕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这是物以文传的绝好例证。

雨果于1802年出生至1885年去世，在世八十三年，经历了从帝国到共和的变迁。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时候，卡希魔多似乎又飞身登上了钟楼，趴到大钟玛丽的身上拼命摇摆。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格外哀婉，同自动送葬的两百万民众的“雨果万岁”的呼声合成奇妙的哀乐。一声声的钟鸣，表达的何止是沉痛，还隐含着遗憾。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的柩车驶向塞纳河左岸，看到雨果被安葬到先贤祠，她心中何尝不在想：“雨果啊雨果，葬在先贤祠，固然是一种殊荣，但是，你在我这里长眠，才是真正的死得其所！”

《巴黎圣母院》于1991年译出，纳入《雨果文集》中，又选入《雨果精选集》中，后又出了四五种单行本，早该修订一下了。这次趁再版之机所作的修订，仍有点仓促。世界文学名著的中译本，十余年校订一次不为过，最好请高手操作，自我很难超越。好的中译本，应是译者的文学创作，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李玉民



作者序

几年前，本书作者去圣母院参观，更确切地说是追踪觅迹，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发现这样一个手刻的词：

ΑΝΑΓΚΗ（希腊文：命运）

这几个大写的希腊文字母，由于岁月侵蚀而发黑，深深地嵌入石壁中。其形貌和笔势，不知如何借鉴了哥特字体的特征，仿佛特为昭示这是中世纪人写下的。其中所包藏的难逃定数的命意，尤令作者凜然心惊。

作者思索再三，力图窥见究竟何等痛苦的灵魂，誓要给这古老教堂的额头打上这罪恶的或者凶兆的烙印，才肯离开人世。

后来，这面墙壁又几经抹灰刷浆或者打磨（何种原因已难知晓），字迹消失了。须知将近两百年来，中世纪的宏伟教堂无不遭受这种待遇。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四面八方都来破坏。神父要粉刷，建筑师要打磨，老百姓则蜂拥而至，干脆拆毁，夷为平地。

刻在圣母院晦暗钟楼上的神秘文字，及其惨然概括的未知的命运，就这样湮没无闻，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如缕的追怀了。在石壁上写下这个词的人，几百年前就消逝了，历经几代人，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就连这座大教堂，恐怕不久后也要从地球上消逝。

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



1831年2月勘定本说明

此前曾预告本版要增加若干“新”章节，“新”字说法有误，应当说“未曾面世”。因为新者，一般理解为“新写的”，而本版增加的几章并非“新写的”。这几章和本书其余部分是同时写就的，始于同一时期，源于同一思想，始终是《巴黎圣母院》手稿的组成部分。况且，作者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作品既已完成，怎么还能另加追写铺陈呢。这是不能随心所欲的。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小说的所有章节必然是同时产生的，一部戏剧的所有场次也必然是同时产生的。所谓戏剧或小说，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神秘的小天地，由多少部分构成绝不要以为能武断规定。这种性质的作品，动笔就应当一气呵成。既成定型，再实行嫁接焊接之术，则势必貌离神异。事情一旦告成，就不要改变初衷，不要再补缀修饰

了。书一旦出版，作品的性别是否阳刚，立时便能确认并宣布出来。犹如婴儿面世，一旦发出呱呱之声，婴儿就算出生了，就算入世了，生成什么模样，父母再也无能为力，从此他就属于空气和阳光，生死由他吧。您的作品未获成功吗？只能认了。不要再给败笔之作增添章节。您的作品不完整吗？本来孕育时就应当使其完整。您的这棵树长节弯曲吗？您是不可能把它扳直的。您的小说病势危殆，活不成了吗？您不能使它起死回生，重新赋予它生命的气息。您的剧作生来就瘸吗？请相信我，不要给它安装一条木制的假腿。

因此，笔者特别关照读者，这里增补的三章并不是为这次再版特意写作的。《巴黎圣母院》的前几版没有收录，原因很简单，当初本书付梓的时候，不巧装有这三章书稿的材料袋遗失了。要么重写，要么舍弃。笔者当时考虑，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内容主要涉及艺术和历史，纵然缺略，也无关宏旨，绝不会影响小说的故事情节，读者也不会有所觉察，只有作者知道这一空缺的秘密。于是，作者决定照样付印。还有一层不妨供认不讳，作者未免懒惰，面对补写遗失的三章这一任务，他望而却步，认为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痛快呢。

如今，这三章又物归原主了，他就不失时机让它们复归原位了。

现在才是作品的全貌，正是作者梦想的样子，创作的样子，好还是坏，长久还是短命，都是作者的初衷，原样奉献。

自不待言，有些人认为，失而复得的几章没有多大价值。他们自视甚高，却在《巴黎圣母院》中仅仅追求戏剧性，仅仅追求故事情节。然而，也许另外一些读者认为，探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不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在阅读《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饶有兴趣地透过小说探寻小说之外的东西，还饶有兴趣地——恕我使用多少有点狂妄的字眼——通过诗

人原本原样的创作领悟历史学家的体系、艺术家的宗旨。

这一版补足了遗缺的几章，主要还是考虑这后一类读者，一部《巴黎圣母院》，假如值得，也就补充完整了。

作者在补充部分的一章中，表述并阐明了当前建筑已衰微败落，这种至高无上的艺术，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而且不幸的是，这种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他头脑里已然根深蒂固。不过，他也感到有必要在此申明：他强烈渴望有朝一日，未来判明他持论偏颇。他深知各种形式的艺术，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后代人身上。我们在工作室里，不是听见还处于幼芽状态的天才勃然萌发吗？种子已然撒进犁沟，将来必定丰收。作者只是担心——其原因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①。建筑艺术这片古老的土地，千百年来曾是艺术的最佳土壤，如今恐怕元气耗尽、精液衰竭了。

所幸今天的艺术青年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可以说前途无量。尽管在当今的建筑学校中，教员都非常可鄙，但是他们不知不觉甚至完全南辕北辙中，居然培养出了优秀的学生。同贺拉斯所说的那个陶工正相反，心里想着做双耳尖底瓮，偏偏做出罐子来。“轮盘转，罐子现。”^②然而，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如何，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将来如何解决建筑艺术问题，我们在企盼新建筑物出现的同时，无论如何要好好保护古建筑物。如果有可能，还要激发全民族来热爱民族的建筑。作者在此声明，这正是本书的一个宗旨，这正是他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

《巴黎圣母院》也许为中世纪艺术开辟了真正的前景，而对中世纪这一辉煌艺术，至今有些人还不甚了解，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不屑一顾。作

① 出版时调整，详见第三卷第一章。

② 原文为拉丁文。语出贺拉斯的《诗艺》，意为教师本领平平，只能教学生做瓦罐，而学生更高明，做出双耳尖底瓮。

者甘当此任，但是他认为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他已多次维护了我们的古老艺术，高声揭发了种种褻渎、毁坏和玷污的行为。今后他还要乐此不疲。他责无旁贷，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他一定要反复强调。学院派那些主张打倒偶像的人，越是疯狂地攻击中世纪的建筑艺术，他越要坚持不懈地起来捍卫。因为，中世纪的建筑艺术落入什么人手中，今天无知的工人又是如何抹灰刷浆，胡乱作践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着实令人痛心！眼睁睁看着他们胡来，站在一旁仅仅嘘几声，这真是我们有识之士的莫大耻辱！这里讲的情况，何止发生在外省，就天天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我们窗户下面，天天发生在巴黎，发生在这个大都市，这座文化名城，这个出版、言论、思想自由之邦。在要结束这篇《说明》的时候，我们不禁要举出几例，来说明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在巴黎艺术公众的眼皮底下，全然不顾谴责，每天都策划、讨论，开始并继续破坏文化的行径，而且还心安理得，尽量干得漂亮，简直胆大包天，令批评家们瞠目结舌。大主教府最近拆除了，这座邸宅并不美观，倒还不算作孽，可是一股脑儿也把主教府拆毁，殊不知这是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古迹，热衷于拆毁的建筑师根本不懂得加以识别。他们良莠不分，一并铲除。现在又有人议论要拆毁精美的万森小教堂，拆下的石料用来建造什么连道迈尼^①都不曾需要的堡垒。一方面不惜工本，加紧修复波旁宫那个破玩意儿；另一方面却任凭秋风的狂风肆虐，扫荡圣小教堂美轮美奂的彩绘玻璃窗。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钟楼四周，前几天又搭起了脚手架，说不准哪天早晨就要挥舞镐头了。事有凑巧，一名泥瓦匠在司法宫那两座威严的钟楼之间盖了一间小白屋。另一名泥瓦匠又去阉割草场圣日耳曼，那可是有三座钟楼的封建时代

① 彼埃尔·道迈尼（1776—1832），法国将军，1814年曾率军固守万森堡，抵抗反法联军。

修道院草场^①。毫无疑问，还会有一名泥瓦匠，要夷平圣日耳曼—欧塞鲁瓦王家教堂。所有那些泥瓦匠都自称是建筑师，由省政府或国库来支付报酬，他们还穿上绿色礼服^②，而所干的事，无非是以冒牌的风格损害真正的风格。多么可悲的景象！就在我写这篇《说明》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正掌握杜伊勒里宫。另一个人对着菲利贝·德洛姆^③劈面砍了一刀，这位先生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硬让他那低矮蠢笨的建筑横卧在文艺复兴建筑物这面最挺秀的门脸之前，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当然不能说是一件无足挂齿的丑闻！

1832年10月20日于巴黎

① 圣日耳曼修道院建于990年至1014年，是巴黎最古老的钟楼之一，但三座钟楼仅剩一座，故“阉割”云云。

② 绿色礼服和绿色大礼服，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服装。

③ 菲利贝·德洛姆（1510或1515—1570）：法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他应卡特琳·德·梅迪契王后之命，于1564年开始主持在瓦场旧址建造杜伊勒里宫，拿出规模宏大的设计图，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和法兰西精神，但他仅完成了主体结构。他死后，别人增添的建筑违背了这种风格。杜伊勒里宫于1882年拆毁。



题 解

1828年11月15日，雨果同出版商戈斯兰签订了一部小说的出版合同，最迟要在1829年4月15日交付书稿。要出版的小说正是《巴黎圣母院》。然而，他的写作计划一再推迟，直到1830年7月25日才决意动笔。不料第三天巴黎又爆发革命，雨果不得不暂停写作，拖到9月份才完全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中。从9月1日到次年1月14日，作者只用了四个半月的时间，就赶写完这部巨著。1831年3月16日，《巴黎圣母院》两卷本问世。

1832年10月，《巴黎圣母院》增补了三章，出了作者勘定的版本，也就是这个译本所依据的版本。作者说明增补的三章，即第三卷的第一章《圣母院》和第二章《巴黎鸟瞰》，以及第五卷的第二章《这个将扼杀那个》。初稿中就已写就，但在付梓时遗失了，只好空缺，幸好在出版勘定

本时找到，便各就各位，恢复原貌了。

增补的三章，究竟是失而复得还是补写的，倒不一定非得考证清楚，重要的是增补的部分不失为精彩的篇章，在全书中是作者高亢激昂的声音。至于写作计划一拖再拖，不惜因违约与出版商发生激烈的争执，也是事出有因的。作者最初的构想，是要效法瓦尔特·司各特，写一部矛盾和冲突都有大结局的历史小说。然而拟定好的全书的布局、情节和人物，却被七月革命打乱。在1832年的《勘定本说明》中，作者云几年前参观巴黎圣母院，发现一个阴暗的角落用希腊文刻的“命运”一词，从而引发了他的写作动机，这固然是假托。但是显然在推迟写作期间，雨果研究了大量中世纪的文献，又受七月革命的启迪，很快改变初衷，将压在人世上的命运这一主题，置于黎明前最黑暗的中世纪末期，置于中世纪还在苟延残喘、而新世纪即将跃出地平线的这段历史，从而使这部作品没有流于一般的历史传奇，而成为现在这样的不朽名著。

《巴黎圣母院》一经问世，便获得巨大成功，以至于1833年，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就在《中世纪史》中写道：“有人给这座建筑留下狮子的爪痕，从今以后，谁也休想再碰一碰。”

与这座古老建筑发生纠葛的三个人物，爱丝美拉达、克洛德·弗罗洛，尤其是卡希魔多，也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一样，成为文学上不可磨灭的形象。

作品的反宗教、反封建主题是明显的，而对罪恶现实的描述，始终贯穿着一股巨大的浪漫主义激情，这就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力，能震撼一代人的心灵，足令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跟着讴歌，跟着憎恶，跟着思索这神秘的命运。